

网络文学的三个发展时期

□周洪立

网络文学走过十个年头,正在走向第二个十年。回顾网络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三次比较明显的转型,这三次转型,分别代表了网络文学所处的言情、幻想和现实题材三个不同时期。台湾网络写手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被公认为是中文网络文学的发端,这种说法不尽准确,但事实上的确是他的这部作品成为了网络文学走入公众视线的标志。大家都知道,《第一次亲密接触》是部浪漫言情作品,因此,网络文学的第一个时期,我将之称为“网络文学的言情时期”。痞子蔡之风蔓延到中国大陆之后,大陆也批量出现了网络写手,这其中,写言情小说的占了大多数。虽然一些作品风格区别于痞子蔡的纯情与浪漫,个性化色彩较浓,但当时中文互联网的言情小说领域,为痞子蔡的作品影响严重,也使得不同类型的言情作品被埋没了不少。

网络文学言情小说,给读者印象较深的还有《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八月未央》《彼岸花》《此间的少年》《与空姐同居的日子》等等。网络文学十年,产量最大的除了玄幻类作品,就是言情小说了。可以说,言情小说练就了网络作家最初的表达能力,开创了独具风格的网络语言。最重要的网络文学言情作家应该是宁财神和安妮宝贝。以《武林外传》编剧走红的宁财神,早期创作的言情小说,虽然传播度和流传面并不是特别广,但他却是将言情写作写得最具网络风格的。其文风有王朔的幽默、刁钻甚至贫嘴,但在词汇选择和情感表现上,已经与上一茬作家有了很大的区别。可以这么说,当年很多言情男写手,基本上走的都是宁财神路线。安妮宝贝的写作虽然是网络风格的,但是她的文字却是最接近传统文学表达形式的。她的文字有传统文学的典雅、考究和精致,能够让她的作品呈现出网络味道的,是她的小说发表渠道以及她通过小说所体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安妮宝贝本身就是网络中人,她的热爱旅行、喜欢独处、情感细腻,其实也是中国网络女性共同具备的特征,所以她的受欢迎也在情理之中了。三十的言情网络小说《和空姐同居的日子》在网上走红,受到广泛欢迎。它的流行时期,其实已经处在网络小说的后言情时代了,但是它所展示的文字魅力,还是验证了网络言情小说之于网络阅读的重要性。《和空姐同居的日子》无论从标题到内容还是语言风格,都囊括了言情小说的诸多特点。同时,它也是一部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的创新性作品。

网络言情小说的出现,更改了中文言情小说为上一代言情作家垄断的局面。事实也表明,在网络言情小说一路走红之后,传统言情小说的吸引力在逐步降低,从作者队伍的替换,到文本文风的替换,可以看到时代的变化,也可以发现人们情感表达方式的改变。

《鬼吹灯》是网络文学十年发展到中期的时候出现的一部佳作,它引领了玄幻、探险小说,一举取代网络文坛的言情潮流,而迎来了网络文学

最具想象力的时代。这种类型文学作品佳作迭出,《盗墓笔记》《小兵传奇》《诛仙》《星辰变》《盘龙》《飘渺之旅》《魔界乾坤》《歧天路》《白狐天下》《知北游》等等,数不胜数,我将之称为“网络文学的幻想时期”。

实际上除了上述十余部代表作外,幻想文学还有大量的作品存在,如果一一列出,那将是一份长到令人惊讶的书单。所以,我认为网络文学十年最大的成就,不是言情文学的转变,也不是现实题材作品的兴起,而是幻想小说。可以说,大量幻想小说的存在,让网络文学多了些底气。幻想小说虽然深受网络读者欢迎,却长期背负着来自传统评价体系的误解。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幻想小说的价值终会为大众所认识。我认为幻想小说直接跳过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而从《山海经》《聊斋志异》等一批古典文学名著中汲取营养,同时在表达方式上借鉴了国外幻想文学的外在形式,从文体到语言再到故事都实现了一次解放。最重要的是,幻想小说的风生水起,解决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面临的最大问题:即中国作家的缺乏想象力。我想,上述提到的每部幻想小说,在想象力方面,都不输于国外的《魔戒》和《哈利·波特》。只是,目前国内对于中国幻想小说的影视改编与包装的能力,还与好莱坞存在很大的差距,假以时日,这些幻想小说会成为银幕上的鸿篇巨制。

有人对幻想小说进行了分类,大致分为魔幻、玄幻、科幻、奇幻四个类型,据我了解,目前拥有这四个类型幻想小说作品最多、内容最全的网站是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整个中文网络最精品的幻想小说,也集中在起点中文网。去年春节期间,来自起点中文网的《盘龙》击败刚刚走红的《小沈阳》,成为网络搜索关键词的第一名,就说明幻想小说的读者基础庞大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幻想小说的写作是高难度的,它远非天马行空随意抒写那么简单,幻想小说对于作者的想象力、长篇巨制的掌控能力、综合知识的提炼与融合能力,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分析成功的幻想小说代表作,会发现创作者还是能够跨越这一道道障碍,将幻想小说写得精彩纷呈。

幻想小说是网络文学的一笔宝贵财富,由于产量巨大,所以难免泥沙俱下,但读者是最好的过滤器,他们能够懂得如何辨别作品的优劣,将好的幻想小说甄别出来。在网络文学慢慢转型到关注现实的路子上之后,幻想文学热难免会遭遇一段清冷期,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幻想小说作者能因此冷静下来,对自己的创作体系进行一次梳理,以图写出更具文学含量和阅读价值的佳作。

随着《宦海沉浮》《大江东去》等一批现实题材的小说走红、获奖,网络文学在它第一个十年的末期,迎来了“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时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这意味着,网络文学在完成它的起源、积累和繁荣之后,最终回归到了它的本质上来——关注现实。大家常说网络文学对现实关注得不够,那是因为网络文学出现的

时间短,现在,网络文学拥有了足够多的读者,它完全可以实现从关注人的心灵到关注人的生存的转变。

网络文学的现实题材时代是何时开启的?这可能要推算到《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流行的年份,这部小说虽然在形式上还处于言情小说,但它对现代人生存和心灵状态的关注,使得它具备了一定的现实意义,它的流行,也催生了一大批关注现实的城市言情小说。但网络文学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现实题材作品,当属一部独家发表在起点中文网的《宦海沉浮》。目前,这部小说在网络上的点击量已经高达 600 多万,出版成书后也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好评。这部小说目前还没有结束,但字数已达 440 万字,堪称皇皇巨著。这部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现身到走红到出版,走的完全是网络小说的路数,它具备网络小说的表面特征,比如字数超长、作者身份神秘、点击率奇高,但它本质上又非常传统。首先它是一部现实题材作品,文字间几乎找不到任何网络词汇;其次,在写作上比较扎实,不像通常网络小说那样爱卖弄文采;它更有对人性的深入探讨。通过它徐徐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只是一群官场众生相,也有我们这个社会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独特习俗。尽管别有心意者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为官之道,但《宦海沉浮》不单是一本官场教科书,更是一本人生教科书。与《宦海沉浮》相媲美的还有一部来自晋江原创网的小说《大江东去》,前不久它获得了中宣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这是网络小说第一次获得这个奖。《大江东去》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作品,小说用编年体的形式,以个人视角对 1978 年后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塑造出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及整体的社会群像。

网络文学中的现实题材作品在显著增加,这和中国作协以及盛大文学等网络文学机构注重对现实题材创作的引导不无关系。为了提高网络作家对现实题材的把握能力,中国作协、《文艺报》和盛大文学联合召开网络作家作品研讨会,或举办网络作家培训班,邀请国内知名评论家、编辑家和作家为网络作者上课,有效地帮助他们解除了创作现实题材的诸多障碍。随着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网络文学在创作水准上的不断提高,网络文学成为主流文学的组成部分已是清晰可见的事情。现实题材的网络作品,将会改变人们对网络文学的偏见;而现实题材的作品,也将为网络文学制造荣光。

网络文学发展的三个时期,转向和变化都十分清晰,也十分令人振奋。汉语文学在悠久的岁月中曾创造过无数次辉煌,网络文学将会为处在平淡期的汉语文学创作注入一支强心剂。我们有理由相信,经典的作品极有可能在网络文学中产生。

现在的年轻散文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即对于散文创新非常热衷,于是他们往往清一色地追“新”求“奇”。这种风尚的优点在于,因为不满,所以希望变革,并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勇气;其不足之处在于,许多人的写作是属于流行风的,无根、缺乏心灵的参与,也没有稳定的价值取向,这就必然带来散文的空浮与虚妄。吴佳骏的散文可能是个例外,作者虽然年轻,但他不跟风、不浮躁、不恃才,而是立足于大地之上,手挽白云和长风,让自己的心灵倾听来自天地人间的歌吟,他甚至能以一颗孤独之心体悟到,“黑夜”是怎样慢慢地将生命开放成“白昼”这朵美丽的花朵的。

与许多年轻人甚至至年长者不同,吴佳骏出身于贫穷落后的乡村,并且因为种种原因,他深切体会到了乡村、家庭、父母、姐弟,还有诸多生活卑微者的血泪与悲歌,而自己苦难与艰辛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又为此涂上了无不悲凉甚至绝望的色调。读吴佳骏的散文集《掌纹》(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 年 11 月出版),让人感到他的散文中始终有一条悲叹与忧伤的河,在你的心坎汨汨流淌。

令人有些伤怀的,主要还不是吴佳骏写出了几乎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人间苦,而是在作品中流动和贯通的那一腔柔情与深情。虽然贫困的农村没给他带来富裕和荣光,相反却是更多的饥饿、苦难与耻辱;然而,所有这些却没有割断他的亲情、乡情,反而使之如喷泉般常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掌纹》《飘逝的歌谣》《父亲的疼痛与乡愁》《麦粒的重量》《姐姐的地平线》《母亲的世界》《一只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都是这样情深意切的作品。如作者在《背篓谣》中写道:“今年春,我回到老家,与母亲并肩坐在山坡的草坪上,晚风撩起她花白的头发,落日的余晖照在她沧桑的脸上,安静而祥和。‘妈,你还记得曾经教我唱的那支歌吗?’我问。她抬头望望天,良久,才张开漏风的嘴唱道:‘小背篓,挂船上,圆圆的口子比玉缸。装柴火,装太阳,装青草,装月亮,装满童年的梦想……’歌声跟随晚风,传遍山川和旷野,飘向时间和永恒。一种消逝的力量,重新在我们心里复活了。我们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落日慢慢地从西天坠落。当夕阳的最后一缕光辉被暮色吞噬,我和母亲紧紧抱在一起,眼里同时闪着泪花。”有无数人写过感人的母子之情,在此作者也写了自己的母子情深,那个为了一家人操碎了心的衰老的母亲,一边唱着歌谣,

■书 讯

张燕玲文学评论集《批评的本色》出版

张燕玲文学评论集《批评的本色》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作者近五年文论与言论的结集,共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为作者对“真正属于语言和心灵的”有难度的文艺创作的呼唤、提倡和推崇的文章;二为作者主持《南方文坛》杂志

“刘季带着队伍委委屈屈地向西部的崇山峻岭开进,他在心中默念着一句台词;我会回来的。项羽关注着渐行渐远的刘季兵团,他的潜台词是,你永远别再回来了。宋人辛弃疾曾经感伤春光易逝,作词云: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阻碍归路。”

这是我随手从网络作品《大风歌——汉朝的故事》(乌角道人著)中摘出的一段,它所讲述的背景是巨鹿一战之后,实力大增的项羽不愿见刘邦的实力威胁到自己,又不愿背负违背约定的骂名,于是便把当时地处偏僻的汉中作为封地封给了刘邦。作品将这一在楚汉争霸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以插科打诨的形式赋予其轻松调侃的幽默色彩。这样的语言在作品中比比皆是,构成了这部叙述汉高祖刘邦创建汉朝、平定天下的“讲史”作品的风格和基调。

但是,且慢,当我们屡屡被这部作品字里行间的轻松幽默所吸引并发出会心之笑时,是不是会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呢?我们不会以为是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吗?不是易中天在讲《三国》,或是王立群在讲《史记》吗?而现在又有一位乌角道人,站出来给我们讲“汉朝的故事”。只不过,这一次,这位主讲人没有走上电视,登上“百家讲坛”,而是隐身于网络之后,凭借电脑键盘所敲打出的“静态”文字,取代了“动态”讲演,有声的语言变成了无声的语言。然而表达方式依旧、语言风格依旧、传奇色彩依旧,对历史的生动化演绎依旧……

《百家讲坛》栏目在新世纪的中国构筑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然而仔细分析,这一现象又并非孤立的,而是有着远为深广的文化背景。改版前的《百家讲坛》跟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风格近似,虽然在文化界享有不错的口碑,反响却不够热烈。而改版后的《百家讲坛》却一路蹿红,其原因何在?归纳起来,节目做了几个重要调整:一、主题基本限定在讲中国历史或国学经典;二、每位主讲人做一个专题系列(长达数集)的演讲;三、演讲风格幽默生动,富于故事性与时代气息。可以说,《百家讲坛》吸引人的“秘诀”在于,主讲人充分展示了历史故事的魅力与演讲修辞的魅力。《百家讲坛》也由此衍生出了一种处理历史的方式,即以草根式的通俗语言,将历史进行现代演绎。但这又不同于带有野史和传奇色彩的历史演义,主讲人所依据的来源基本是正史,因此在史实方面,主讲人想象力发挥的余地不大,所能发挥的只能是讲述的方式以及“当代启示”方面。

在这部网络作品《大风歌——汉朝的故事》中,我们随处可见“百家讲坛”式的讲史方式的影响。我一直不称这部作品为“小说”是因为,作

者几乎没有凭借自己的想象力进行虚构,他依据的是严格的史实,有的地方甚至直接就是《史记》或是《资治通鉴》的白话翻译简略版。正如叙事

人自云:“……这不能怪我,只能怪司马迁、陆贾、班固以及司马光等等长胡子或没长胡子的老先生。对不起,我虽然有时很不情愿,牢骚很大,腹诽甚多,但依然要忠实于他们的记录。可以戏说,不能杜撰。这是我的写作原则。”“首先声明,以上所述,皆出自《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我没敢乱做发挥。”因而这部作品准确来讲不是小说,而可以称之为“乌角道人讲楚汉历史”——历史是有限的,可发挥的只是这个“讲”,这是显现作者个性之处。比如我们在作品中常常读到这样的句子:“当下刘氏企业效益下滑,散户、小股东清仓或盘中换股追求效益最大化,完全可以理解。”又或是“项羽的理由是,俺现在发达了,就要回家显摆,不然好比穿着 LOUIS VUITTON 的品牌男装,顶着 LOTOS 的高档眼镜,戴着 ROLEX 的手表却行走在夜晚,无人欣赏,无人喝彩,有啥意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这种以现代语汇对楚汉历史的演绎在作品中数不胜数,在某些地方确实令人拍案叫绝,让人感受到作者的幽默感、联想力与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在不少地方又让人有失之油滑之感,让人感觉到作者对于历史本身的不敏——这种分寸感并不容易把握。而作品开篇和结尾一再总结身为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刘邦成为一代开国之君的成功条件,也让人不免将其与时下流行的各色“成功学”的读物联系起来。这种对于历史的“当代”处理,我们应当作何评价呢?

在关于《百家讲坛》及“于丹现象”的讨论中,我比较认同以下一种说法,“电视,就是当代的‘勾栏瓦肆’,就是电子化、数码化的‘勾栏瓦肆’。那些有演说才能、同时又具备专门文化知识的特殊人才,就是当代文化瓦肆的说书人,就是当代的‘柳麻子’。当代的文化瓦肆需要一大批文化说书人”(张柠:《文化瓦肆的说书人》)。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把这部作品的作者乌角道人称之为“网络上的说书人”呢?联系到此前从网络红到图书市场的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对于历史的演绎已经构成了网络文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别,产生了一种新的“类型化”写作。这些作者一起把“说书人”这个行当继续发扬光大,将其从勾栏瓦肆搬到了网络世界,变为文字。正如那些古代说书人的话本经过有名或无名作者的加工整理,成为了“话本小说”,谁又知道,这些网络上的说书人,他们的创作会不会是又一种“话本小说”呢?“历史总是在重复,我们休想看见新鲜”。

在文章的最后,我仍然要作一番看似徒劳的“艺术分析”。《大风歌》直白而缺少变化,总是一个腔调而不加修饰的叙事语言,不能称为“文学语言”呢?或者再对比一下,《史记》中经典性的“鸿门宴”一场,其间剑拔弩张的气氛渲染,人物间刻画变化的张力呈现,人物性格简练而传神的刻画,都已成为文学创作的风格;而《大风歌》对于这一事件轻飘而草率的叙述,凸显了作者文学表现力的贫弱。然而,在边界无限扩张的网络写作世界里,这样的作品究竟是不是“文学”,或许已经不是问题。

浮躁时代的文学攀援

——读吉光散文集《翡翠湾秋色》 □陈歆耕

品读吉光的新书《翡翠湾秋色》(作家出版社出版,2010 年 1 月),时时让我产生一种联想:吉光如同一位优秀的猎人,手擎一杆精制的猎枪,同时瞄准了多个“猎物”,枪响之时,猎物一只只应声倒地……

吉光的这本书中涉猎到文学、历史、新闻等多个领域,并且在这些领域都写下了令人称道的文字,令我由衷地佩服。要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专职的学者、研究者和作家,他长期从事行政工作,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时,能够保持恒久的心心,广泛涉足,写出一篇篇煞费心机的文章,是多么的不容易,善于“讨巧”的人,往往是专攻一点不及其余,在最能发挥自己才华或优势的某一点作出别人无法企及的贡献。纵观现代文学史,能够多头并举、左右开弓并达至很高境界的有几人?我们知道,鲁迅在小说、散文、诗词、评论、杂文、文史等方面都有独步文坛的名篇佳作。像这样的“全能冠军”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坛都屈指可数。

我无意于把吉光与前辈文坛大家类比,只是以此说明“全面出击”之难。在文学创作或史学研究方面能获得什么样的成就,并不完全依仗于后天的刻苦勤奋,还取决于你具备了多少文学的天赋、悟性和智力。像我辈愚钝之人,就是天天“悬梁刺股”也是白搭。显然,吉光先生无意于与别人一争高下,更无意于在文坛获得其一席之地。震泽古镇师学堂有一楹联曰:“各有前因莫羡人,要无悔须修己”。我更为欣赏的是他对写作的一种姿态和心态,他把写作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把工作余暇“烹煮”自己喜爱的文字当成一种生活乐趣。这种非“功利”性的写作其实才是对写作本原的一种回归。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想到过要名垂青史吗?曹雪芹可以获得多少版权吗?这样一种写作姿态常常在他的文章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比如他在《谒施耐庵墓》中写施耐庵的人为:“……不欲显达,甘守寂寞,弄文自遣。”这段话,也可看成是吉光先生的夫子自道。施耐庵聊以“自遣”的文字,却成了不朽的传世经典,看看当下文坛,那些直奔这个“奖”那个“奖”而去(甚至也获了这个“奖”那个“奖”)的“大作”,能够获得几个的“保释”?

按照个人的偏好排序,我对吉光新书中的文章,最喜欢的是那些从个人经验出发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篇什。也许是同乡的缘故,看到这一类文字,我感到格外亲切。洋蛮河党校里地铺散发的稻草香(《洋

蛮河往事》),用带有地方口音的普通话把“如果”说成“卢果”的中学老师姜遇昌(《姜老师的声音》)……读后令我难忘。这些文章感情真挚、文字质朴,像姜老师讲课的声音那样富有磁性。读这些作品时,我恍若回到了童年,嗅到了苏北特有的泥土芳香,眼前闪现着那些曾引导我一步步成长的父老乡亲、中小学老师的音容笑貌……我相信,这些文章产生的感染力,不仅仅是因为我与作者是“同乡”,非同乡的读者也会有同感的吧!季羡林先生说:“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使我真正感动的事物,我绝不下笔去写。”“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具有“真情”的文章,谁不喜欢呢?

其次,我喜欢书中那些富有史料价值的历史研究和考证的文章,尤其是与海安历史有关的文章。它让我获得了许多过去未闻的有关家乡的历史知识。这些文章让我看到了毕业于大学历史专业的吉光治学严谨的一面,且读来并不像大学学报上的论文那样枯燥乏味。它的选题本身就很有趣,且又用轻松活泼的文字表达出来,让人在获得新鲜知识的同时又有一种阅读的乐趣感。从《掀起陶窑盖头来》一文中,我了解到了吉光领导《海安县志》编纂工作所耗费的心血,这部“志”书,填补了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海安无“志”的历史空白,这对于海安的历史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再其次,让我喜欢的就是那些文采斐然、记录旅途随感文字了。这些“旅途识记”,表现出了作者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思考能力,有些虽是“朝花夕拾”之作,但作者超越了“浮光掠影”容易导致的肤浅,有着超出一般游记文章的独特视角和识见(如《深山笛韵》《赫尔辛基印象》等)。

我还想向作者提出一点近乎苛刻的希冀,以他在《赫尔辛基印象》中表现出的才情,在《将军之风,山高水长》中表现出的史学研究的严谨,在《海安三槐堂王氏重修宗谱序》中表现出的深厚的古汉语功底,完全可以将三者打通融合,写出类似海外著名学者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那样厚重而又灵气十足的大著来,说“苛刻”,是因为作者的工作职位,决定了他的主要精力用在处理各种行政事务上,真正坐下来写作的时间不多。同时,既然是把写作当成充实自己生活的业余爱好,太多的“野心”反倒会成为一种负担。虽如此,我仍期待着!

“蛹化成蝶”心自开

——读吴佳骏的散文集《掌纹》 □王兆胜

一面与儿子紧紧相抱的情景,读之催人泪下。还有《父亲的疼痛与乡愁》中对于儿子背着父亲的描写,也极其动人!病重的父亲被儿子“我”背着,他在儿子背上情不自禁地述说在儿子童年时他背着儿子的感受,于是作者写道:“听父亲一说,我的眼泪又来了,好在我低着头,脸上滚着雨珠,父亲看不见。父亲说:‘养儿防老,我今生怕是有福了。’说完,他双手用力紧抓一下我的肩,继而是长久的沉默,几颗水珠落进我的后脖颈,冰冷中有些温暖。我不知道是雨水,还是父亲的泪滴。”这样的叙述和描写是动人心魄的,因为它深入人性的骨里,是血脉相连的亲情的显现。

更重要的是关于“亲情”的描写,这是吴佳骏散文最闪光、也是最有魅力的部分。如在《水车转动的年轮》中老人对我的守护和爱。虽然老人有着悲惨孤独的经历,但他却一直在用孤灯为笼罩着我的暗夜照明和引路。而他的话语又是更好的指路明灯,老人对当时意欲轻生的“我”说过这样的话:“只知道耗灯而不知道点灯的人,是感受不到温暖的。”“人要是耐不住一场大风的考验,就会脆弱如草,被黑夜卷入更深的黑暗。”“活着是多么好啊,就像灯燃着是多么好一样!”这些话仿佛如“蛹化成蝶”,是充满智慧的语言,它们能解除千年的黑暗,令人产生豁然开朗的大彻大悟。《乡村诊所》刻画的是一个乡村医生,他虽然卑微如土,但却像乡村的守护神一样守护着村民的健康与生死,并且充满殉道者一样的大仁大义!这种大于亲情的仁慈与博爱,将作品一下子提到了一个高尚神圣的境界和品位,令人有超凡脱俗之感!还有作者对物性的体悟,对于人之外动物和生物的体悟与深情,这是中国作家最为缺乏的。在《一头牛驮着我走》中,作者不仅写“牛”的辛劳,更写到了“牛—人”的关系,写到人的局限与可怕,其中充满宗教情怀的思索与感悟。如作者表示:“没有谁能够进入一头牛的心与内心世界。牛的心,是封闭的。但封闭的心灵,往往情感又最丰富。我相信,

多年,对文坛新生力量的关注、扶植和推介的文章;三为作者的个案阅读、探析与评点的文章。全书记录了作者近年来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见证与步履,也呈现了作者对时代的不懈文学思考与精神探索。(文 新)

散文集《感悟七星》出版

作家黄继树主编的散文集《感悟七星》最近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反映历史文化名城桂林市的一个城区——七星区历史文化的散文集。桂林市

一头牛在大地上走着的时候,内心肯定是有想法的——比如抗争、痛斥、倾诉、悲伤等等。只不过,牛将这些情感通通隐藏了起来,而仅仅把苦难当作一种修行。”由于对于形而上省思,作者进一步考量我们的人类社会,并总结性地说:“一个充满爱和温情,可堪信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体现平等观念的社会——让每一个弱小的生命,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与呵护,得到爱的沐浴与善的润泽。一头牛也是有尊严的。它在埋头劳动时,也可以抬头晒晒太阳,而不是被累得无喘息的气力。”在文末,作者还表示:“我这样告诫自己:永远不要蔑视任何‘卑贱’的事物。每一粒麦子,都是一个带血的馒头或面包;每一个受苦者,都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或信仰守望者。”这话说得多好,又是多么深刻,它反映了作家的天地情怀,一种“天容地载”的担当与超越性意向。而当作者能够从苦难中幻化出美丽的翅膀时,这实际上也就预示着一种“脱胎换骨”式的升起,就如同沉重的大海之水蒸腾而为云汽,也像天空的水汽遇冷成雪后向大地纷纷飘落,生命——伟大的生命,其最可宝贵的就是这样的转换与超越,而所谓的生命得失、生生死死也不过是一种外象与形式罢了!吴佳骏的散文让我看到了这样的惊喜,一种经由苦难和黑暗,最后变成心灵之花自由与美好的开放。

由于来自心灵的光芒,所以吴佳骏的散文充满悟性与美感,也充满颇有深度和诗意的人性开掘与体悟。在《一只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中,作者写道:“缺少灯光照耀的姐姐,最终靠一盏灯活着,那盏灯,是她的孩子。也许,这个孩子会使她踏上另一条苦难的道路,一辈子也得不到温暖和幸福,但能让她一辈子活得有希望和信念。就像母亲改装的那只煤油灯,虽然光源微弱,却足以照亮一个世界。”是的,只要有灯,黑暗就会变为光明,现实的、心灵的,哪怕是理想的都是如此。而当一个人、一个作家有了这盏心灵之灯,他或她的作品就会如花一样盛开,从而给这个世界带来诗与美的启悟。

七星区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柳宗元、黄庭坚、徐霞客、孙中华、郭沫若、梁漱溟、巴金、田汉、徐悲鸿等历史文化名人曾在当地或留遗迹,或示警语,或作诗篇。该书编者与作者突出了七星区的名山、名岩、名石、名碑、名人、名墓六大堪称经典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特色的描写和介绍,是一部颇具历史性、文化性、知识性和文学性的散文集。(文 新)

本版责编:石一宁 王 觅